

云岩的书香

□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贵阳这个城市不大,云岩区,自然也有点小,但我来了一次,就再也忘不掉了,不为别的,只为她的书香。

去年我到的时候是秋天,确切地说秋已经深了,但天并不怎么凉,我多穿了一件夹衣也是多余的,索性就脱了去。站在北京路上看,马路上的树叶才刚刚有点黄,连一片也没有落的。马路对面呢?楼是高的,有的好像要与云彩握了手去。不远处的山,当然更高些,也还是青枝绿叶的,仿佛它们和天就是一家,谁也离不开谁。

我想,贵阳这个城,是和天地连接着的,接天连地,天有天气,地有地气,天气和地气相通,自然就自然得很。无论谁来了,都会有家的感觉,到家了,谁还会拘束呢?就一下子把自己融进去了。如果一个人到一个地方,你总是不自然,终究是不能把心安置下来的,没有一颗安详的心,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来,做不成。

入夜,我沿着北京路走,走着走着,肚子就有了意见,咕噜噜地叫,就想起我小时候,爹娘说给我的话:“人是铁,饭是钢,一顿不吃饿得慌,别看不起种地人,你走到日天边,也要吃饭哩!”这当然是真理,也是根本,一个再光鲜的城市,也是要粮食喂养的。但仅仅喂饱了肚子,还是不够的,还要有滋养心灵的精神。

我在路边停下,很方便就找到一家小饭店来,饭店干净得很,生意也不差,但不人声鼎沸,客人们静静地坐着,静静地吃饭。我

看见小店的一角,坐着一对恋人,男的有点黑,却耐端详;女的不黑,脸蛋儿长得周正,白里透着红,排场。俩人头挨着头吃饭,时不时说着话,也是小声的,真的是“悄悄话”。而老板个子不高,却敦实,我叫他时,他竟静静地看一本书——《王阳明全集》。他笑得有点腼腆,“老师,您吃点什么?”

我说:“俺是种地的农民,可不是老师。”

他说:“我也是云岩乡下的农民,现在来城里开个饭店,农忙了,也要回家收粮食。”

“那您还这么爱看书?还看这么高深的书?”

“不光我爱看,云岩人都爱看,阳明先生的书并不高深。其实,先生一生只做一件事——致良知,知行合一,这已经成为云岩人的灵魂……”

他和我谈得不少,满脸的骄傲,想掩也掩不住,这骄傲应该就是心底自然溢出来的,为什么要掩呢?最幸福的事,就是要张扬出来的,那样就会带给人更多的幸福。我呢?羞愧得很。因为人家说的书,我看得多是一知半解的。

待我坐下来时,我看见那一对恋人,小伙子还在吃着那酸汤鱼,那女孩子是等他的,手里却拿了一本书看得着迷。

我住的是那种家庭式旅馆,就在北京路的一条胡同里,不大,甚至有点逼仄。店老板年轻,就着鹅黄的灯光看书,以至于我听了他两声,他才听见。他站得迅速,一脸歉意,连声说:“老师,对

不起,对不起。”

“不是您对不起我,而是我对不起您,打扰您看书了。”我说。他听了,就瞅着我实实在在地笑了。

他带我去房间时,把书又整了整,刚才看过的地方,竟放了一支笔,还写了不少的批语来。

我说:“您读书真认真。”

他便又笑了说:“您不知道,我比别人差远了,还得努力学习!”

第二天,我到贵州省图书馆参加活动,没想到,那些上台领奖的竟是一群孩子和他们的家长,那奖的名称是“阅享人家”。

一对双胞胎姐妹在台上有点羞涩,小脸蛋儿都红了,但她们说:“读书,使我们更美更快乐!”

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不怯生,大着声说:“我不但读文学书、历史书,还读了军事书,还读了阳明先生的书,要做个知行合一的人。”

我没想到,在云岩,有一个叫“阅享人家”的全民读书活动;在云岩,还有许许多多名曰“图书馆小站”的地方,你随时随地可以走进来,静静地坐下来,读你喜欢的书。

那一夜,和贵州的几位文化名家坐在那家雅致的小饭店里,他们是大腕儿,却没有大腕儿的架子,就着一杯茶水,说说家常话,说说读书的事。那话朴实得很,流到了我的心底。

离开云岩去机场的路上,出租车师傅和颜悦色,他的车前放着一本《王阳明的五百年》。他笑着说:“等客人的时候,就看几页书,习惯了。”

我想,还有什么比把读书读成习惯更好的生活状态呢?

□廖华玲(四川广汉)

读书这件事

读书,如果成为一种爱好的话,较之生活中其他的爱好,实在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享受。你想,哪种爱好不需要大力付出?旅游需要付出体力和金钱;琴棋书画或丝竹之乐,那得寒窗苦练才小有成效,甚至没有成效;体育运动或瑜伽美体,非专业人士能坚持下去的并不多。唯有读书,只要认得字,买得起书,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甚至不需要专门场地,随时随地就能实现。相较于古代汗牛充栋那种高成本,现在,电子书随看随有;当然如果喜欢纸质的书香,网上书店也是相当方便实惠。

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,还有颜如玉,这说明读书可以聊以自慰,生活中没有的,在书中感受到,也是相当美妙的。而且抚慰之外还有参悟,读书就是透过无数敞开的窗口看世界,从书中获得和借鉴一些经验,这实在是让人获取驾驭生活这种能力的捷径。

读书的乐趣在于可以赋予更多精神享受在其中。除了单纯阅读,还可以是聆听音乐的优雅阅读,或下午茶伺候的闲适阅读,或卧榻听雨的慵懒阅读。其实,读书的更深享受在于:里有刀光剑影、江湖恩怨,也有缠绵悱恻、荡气回肠,亦有疑云重重、悬念迭起,还有涓涓细流、润物无声,而这些都能使人深陷其中,沉湎忘我,于是那种伴随阅读而来的快乐便在心中流淌了。

不过,读书这件事,始终是时位移人的,书给人的指点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。年少时饥不择食的读书习惯,慢慢都会改变,会变得偏爱某种类型的文字,喜欢某种风格的作家,选择某些必要的书籍,会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本书同一个人物发出不同的感慨。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,身份会改变很多认知,在一段又一段拼接起来的人生中,阅读的滋味想来也层次不同吧,那些与文字碰撞出的“火花”也会随着时位的变化

而变化。

对一本好书的评价,除非如四大名著那样经典,如《飘》那样风靡全球,传世之作注定是传奇,否则都是有时代性的。某个年代被追过的畅销书,能沉淀下来继续被迫的始终是凤毛麟角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自然是一本好书,但给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孩子看,一定是代沟重重,那种乡土气息里充斥传统与现代的纠结,那个特殊时代引发的命运波澜,让现在的孩子完完整整地通读,的确有点累,他们更愿意关注郭敬明的玄幻小说。诸如穿越、惊悚、盗墓、悬疑类的网络小说,阅读时会产生快感,但满足感就欠缺了。

文字是一种力量,有人愿意在写作这条路上笔耕不辍,读者在读书这件事上也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。虽然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,在繁忙凌乱的日子里,阅读越来越趋于功利和浅读,但保有这样一种习惯,总是好的吧。

小历史
XIAO LISHI

620.名本符号

人名其实就是个符号,没啥深刻含义。晚唐大臣张昺(音xī)历任吏部侍郎、京兆尹、郢州刺史,小有名气。昺字有两个意思,一是脱衣袒露,二是婴儿兜肚。有一天,驸马韦保衡问张昺:“为啥起个这名字?”张昺回答说:“小时候家穷,没文化的亲戚瞎起的名。”后唐宰相姚洎(音jì)善谈吐,洎字的其中一个意思是肉汁。礼部侍郎崔沂跟姚洎开玩笑说:“你咋会起个名字叫姚肉汁?”姚洎自己也不清楚。

621.兄弟团圆

张昺主政晋州(今河北石家庄市境内)期间,与一妓女有私且生下一子。由于张昺之妻苏氏非常强悍,这事一直瞒着没敢说。张昺调往首都任职,只好将这个私生子寄养在朋友家中,按期寄钱,供其读书。这孩子长大后,看到了张昺写给养父的信,加上有人告之以“尔父在朝,官高”,于是悄然赴首都寻找生父。此时张昺已然病故,张家兄弟面对此事一脸愕然,谁也不肯相认。张昺正妻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:“诚有此子,吾知之矣。当时我过于强势,致其父子死生永隔。”一家人团聚。张昺这个儿子名叫张仁龟,后来考上了进士,官至侍御史。(老白)

